

立秋：美在清凉

【顺其自然】

□段春娟

炎炎夏日，最盼望立秋到来。立秋一到，酷热便到了头，凉爽宜人的日子便指日可待了。

节气的“准”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就有立秋一到早晚变凉爽这一项。只要一过立秋，炎热天气立马变得“可忍”，也真是神了。

今年立秋在8月7日。天地拉开秋天序幕，我最爱的济南的秋天就要到了。

老舍先生写道：“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济南的秋是美好的代言，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宜人。不冷不热的温度，润而不潮的清爽，晨间的露珠，夜晚的虫鸣，高天上的流云，还有那清亮的泉子……济南的秋是醉人的。

小时候猜谜语：“三人同日去观花，百友原来是一家，禾火二人并肩坐，夕阳西下两朵花。”最先猜出的就是这“秋”字，因为“禾”“火”并肩最为直观形象。《说文解字》释秋：“禾谷熟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是指中秋以后，立秋是表示秋天刚刚开始。

立秋后气温并不会立竿见影地降下来，未伏犹在。“秋后一伏，热死老牛。”人们把立秋后的炎热天气叫“秋老虎”，大概是因酷热猛于虎吧。秋老虎常常发威，立秋后出现三十五摄氏度高温也很正常。古人将立秋之后气温尚高的这段时间称为“长夏”——夏季的未了余音，是不是很传神？古时还将“长夏”看成春夏秋冬之外的第五季，以对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说。

可毕竟又与夏天不同，早晚有了凉意。实际上济南要到九月份才真正凉爽起来，呈现秋的意味。

这一时节光照强、气温高、雨量足，是秋作物的生长成熟的良机。埋在地底下的地瓜、芋头等块状果实吸足了水分，日渐涨大。秋玉米抽雄吐丝，进入开花、授粉、结子的关键生长期。花生在地里成长，大豆开始结荚。原野一派绿色生机，孕育成熟。实际情形是，立秋之前我们就已开始享用鲜玉米、新花生、新毛豆了，播种早，农业科技的加持，已让时令变得不那么分明，多数菜蔬瓜果都早于季节就下来了。

立秋有早晚，一般在农历七月。今年在七月初四。有时农历六月下旬就立秋了，这样夏天持续的时间势必会短一些，农作物的生长期相应变短，故多少会有所歉收。“七月秋样样收，六月秋样样丢。”这原是有道理的。

一叶落而知秋。最易落、最先落的是梧桐叶。梧桐叶子阔大，锁不住水分，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有所反应，掉下一片叶子来。敏感的诗人便据此伤感起来，其实夏季也会偶尔有几片叶子落下来呢。《梦梁录》中载：宋时，立秋这天“以梧桐树植于殿下”，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寓“报秋”之意。梧桐叶落与太史官的高声奏报配合得如

此默契，实在有趣，虽有些牵强附会，却让人感觉很美，很有诗意。先人对自然的敬畏和遵循，就寄托在这些庄严而认真的仪式中，而这也正是现代人所缺失的。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小暑时节是“温风至”，至此一变而为凉爽的风了；水汽多，昼夜温差大，夜里凝成露珠，开始降落；蝉也由新蝉变为寒蝉，秋天来临，蝉的时日已不多。“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寥寥数语，一幅初秋图跃然纸上，冷清氛围先就营造出来了。

秋天，济南的“泉城”特色更加凸显。雨季已过，地下水丰沛，泉水汩汩冒出。“天下第一”趵突泉在秋季总不负“喷涌若轮”的盛况，其他泉池也不甘示弱，争相喷涌。若是秋天来看泉，一定不会让人失望的。

立秋以后，楼底下那两棵网红海棠树也变了模样。

在阳光雨露与风的综合作用下，海棠果着了色，粉粉的，像敷了层粉，像健康的女孩子的脸色。春华秋实，这两棵大海棠树年年上演光阴故事，给人们带来不同季节的风景，不同时令的美。

菜市场，水果琳琅满目。葡萄、桃子、梨、苹果都下来了。味道、形状、色彩各各不同，却都是视觉和味蕾的诱惑，叫人移不开眼、挪不动腿。还有那一车车个大浑圆的内蒙古或新疆西瓜，口感沙甜，怎忍错过。摊主说，满满一车斗西瓜两天就能卖光！秋天是天赐的享用瓜果的黄金季节。

吃秋葵(学名黄秋葵)正当时，做法也极简单。去蒂，开水略焯，捞出，切段或整只，浇一点蚝油，或干脆整个蘸调味酱吃，简便又美味。秋葵汤亦好——搭配秋木耳或银耳，开锅淋上蛋花、芝麻油，清爽不腻。《花镜》释秋葵：“一名黄蜀葵，俗呼侧金盏，花似葵而非葵，叶歧出有五尖，缺如龙爪。秋月开花，色淡黄如蜜，心深紫，六瓣侧开，淡雅堪观。朝开暮落，结角如手拇指而尖长。内有六棱，子极繁。冬收春种，以手高撒，则梗亦长大。”秋葵在西方被称为“美人指”。

秋风凉，茄子长。秋天最宜吃茄子，因其合于时令，保有本真的滋味。细想一下，但凡提前催熟的蔬果，都较本味不如，正如冬天的茄子、夏天的白菜，怎么做都觉得不对味儿。

秋风起，胃口开，“涮”“烤”正当时，这也即北方人所谓的“贴秋膘”了。汪曾祺先生在《贴秋膘》一文中，写贴秋膘在北京专指吃烤肉，继而写烤肉的渊源、炙烤过程、北京当年吃烤肉的地道馆子等。笔下之摇曳，既令人向往，又叫人怅惘。文人谈食事，一定不止于吃，而往往托旨遥深。一如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其中寄寓多少故园之思。

还是来看看古人对立秋的感受吧：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
这是宋代诗人刘翰的《立秋》。这首诗美在意境，美在初秋的清涼况味。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山东财经大学。)

□高军

马上就要开学报到，需去办理户口和团员关系转移介绍信。我借了林场里的一辆自行车，由于才刚学会骑车，歪歪扭扭地骑着经过岱庄、崖子、连顶、铁峪，直奔公社驻地孙祖而去。

1979年，我们学校六七个人考上高中中专，可以说为学校挣足了面子，学校实现恢复高考以来连续两年应届毕业生无一人考入大中专的零的突破。

去上学前这段时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那时物资供应紧张，家中没有自行车。有一次在岱庄亲戚家，碰到更富裕一些的亲戚，他是骑自行车来的。在他去商店转悠的时候，我们几个想学自行车的半大青年把他的自行车推出去，到村西沙土公路上练习起来。那段时间，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一心想学会骑自行车，有机会就盯上人家的自行车。在多次被鼓励和训斥后，我用不长时间幸运地学会了骑自行车。但那时自行车是一份重要的家庭财产，主人都很爱惜，一般不会让别人随意动。我虽学会了，真正能实际操作的机会却很少。

接到沂南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后，父母摆了两桌酒席，大家就都知道我考上高中中专了。一听还是在本地上学，以后也就是当个小学老师，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也没有高兴之情，高中时期梦想的是成为华罗庚、陈景润一类人物，万万没想到连本县大门也没踏出去，还会有多大出息！后来才知道，县里为提高当地教育质量，把成绩靠前的一百多人截留下来。去上学的情绪不高，但马上就要开学，有关手续再不去办理不行了。

当时公家的自行车只能公用，个人一般不能随意借用。这次可能是林场领导觉得不是一般情况，居然把自行车借给了我。但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又扔下很长时间了，是否还会骑难说。怕让人看见不会骑，再收回自行车，我小心地用双手推着往前走，一直走出很大一段路，看看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才试探着上车骑行。歪扭一阵后还是上去了，慢慢调整着也逐渐骑得顺溜起来。

到岱庄的路不断上坡下坡，可我骑得速度并不慢。岱庄到孙祖的路比较平坦，习习凉风迎面吹来，青色天幕上飘着洁白云朵，树木纷纷向后退去。经过的河流、村庄、低矮的草房，杂乱的庄稼，都是那么美好可爱。

由于是骑自行车去的，所以很轻松就到了。办理户口好像很容易，就是小小的卡片一张，人家拿出来就递给了我。但上面写着的名字不是我，好像中间多一个字，其他信息都是对的，我连问也没问揣上就直奔下一个目标去了。公社团委办公室锁着门，问附近一个人，那人告诉我稍等一会儿人就会回来。不长时间团委书记来了，一说是因升学转团员关系的，他态度很不错地称赞我几句，也快速地给办理好了。

这时已经晌午，但并没有觉得肚子饿，更主要的是不舍得花父母给的那点钱，又骑上自行车接着往回赶。

这个季节天气说变就变，在我心情轻松骑在自行车上往家走的时候，先是起风，接着天空布满阴云。我用双脚猛力急蹬着，到崖子村前时，四周已经又黑又暗，雨点也噼里啪啦落下来。我赶紧下车用塑料布仔细包好有关手续，小心揣在怀里。就在我上车用力蹬车前行不久，脚下咔嚓了一声，车不往前走了。下车一看，链条断了，我顿时傻了眼。那个时候自己没有应对这种情况的经验，由于自行车还很少，周边也没有修车的地方。天色那么暗，时而一道闪电后炸起一个惊雷，风雨迎头扑面下得更大了。我心想如果找地方躲雨后再回家，走到天黑会更麻烦。掂量一番后，还是把已经断掉的链条收拾好，在迎头扑面的雨中推起自行车，垂头丧气向家的方向步行而去。雨时大时小，我的头上不断出汗，雨水和汗水模糊了双眼，只有用手使劲抹一把才能看清前面的路。我一步步走着，脚步越来越沉，迈出前一步不想跟上后一步。但雨还在和我较着劲儿，这让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坏，禁不住想：上什么学啊，还不如继续在林场看管果园舒服。

到黄昏时分，我终于迈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中。这个时候雨也停了，天上又露出青色，云彩逐渐变少。看到我的狼狈相，母亲笑笑说：“俺的潮巴(方言：傻子)儿，你就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啊。”我又冷又饿，就没好气地吼一句：“躲黑了天，怎么回来！”狠狠地把自己扔下，就谁也不再搭理。

好在精心保护的户口卡片和团员关系介绍信都完好无损，看着和自己名字不符的户口信息总觉得不得劲，于是提起笔来顺手把中间多余的那个字涂掉。我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他说过去刚生了孩子是不起名的，就是管户口的随意弄个名填上，去上小学的时候才让老师给起个正式名儿，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我拿着这张被涂改的户口卡去报到，包括师范毕业后再拿着去上班，都没有任何人对涂改提出疑问。如果再过几年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也再次说明，父亲说的情况当时很普遍。(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齐鲁文化之星、沂南县作协主席。)

天青色雨来

【那年那月】